冰封岁月

中苏冲突实录

BINGFENG SUIYUE: ZHONG SU CHONGTU SHILU

苏联问题编写组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冰封岁月

·中苏冲突实录

苏联问题编写组 编

BINGFENG SUIYUE·ZHONG SU CHONGTU SHILU

★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封岁月：中苏冲突实录/苏联问题编写组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1
ISBN 7-211-03822-5

Ⅰ.冰… Ⅱ.苏… Ⅲ.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
Ⅳ.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696 号

冰封岁月

——中苏冲突实录

BING FENG SUIYUE

苏联问题编写组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7 印张 4 插页 407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11—03822—5
D·334 定价：2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 动荡的阵营 1

颇多歧义的“秘密报告” 1

武力压制波匈 32

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该丢 50

2 | “一个指头”的分歧 59

毛泽东说：涉及主权，半个指头也不行 59

令人震惊的声明 78

这是“半个修正主义” 84

3 | 谨慎的回击 99

不和谐的音符 99

苏共设下的陷阱 115

不屈服压力的彭真 126

4 | 沉重的夏日 134

背信弃义的“老大哥” 134

邓赫对垒 140

激烈较量的二十二天 155

5 | 水火交拼 170
为了“596”计划 170
交锋苏共二十二大 190
“大出逃”的背后 200
6 | 深陷东欧重围 212
不允许起立鼓掌的会议 212
捷共拒绝分发中共声明 220
乱成一团的代表大会会场 227
7 | 大论战 234
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封信 234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45
“聋子对话” 256
论战是不可怕的，天是塌不下来的 268
8 | “孤独”的赫鲁晓夫 275
马内奇湖畔的聚会 275
对赫鲁晓夫的兴师问罪 279
要换成斯大林，就会下令把他们统统抓起来了 286
9 | “你们要把毛搞掉” 295
契尔沃年科深夜紧急约见伍修权 295
异乎寻常的隆重庆典 299
马林诺夫斯基事件 317
10 | 机会丧失之后 326
偷偷摸摸的会议 326
在“铁幕”的那一边 330
推迟了近两个星期发表的社论 339

11 | 喧嚣的援越行动 359
可疑的军事援助计划 359
“兄弟党”的“义愤” 362
被彻底抛弃的“联合行动”计划 374
12 | 狂暴的莫斯科 393
“你们的这一次邀请是故意作态的” 393
喋血红场 399
不宁静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404
13 | 为了0.74平方公里领土的主权 411
棍棒相加的边界冲突 411
再不还击，怕是一个也回不来了 419
范文同给中共带来惊人的消息 429
北京机场的三个小时会晤 431
14 | 忧虑的克里姆林宫 443
中国决不是蝉 443
叶帅纵论“大三角” 446
苏联突然感到“腹背受敌” 448
15 | 一张危险的“牌” 459
出现在台湾岛的神秘人物 459
危险的九天“旅行” 467
你会买一把这个人用过的旧剑吗? 480
16 | 被拒绝的贺电 487
勃列日涅夫给华国锋发来贺电 487
苏联大使说他没有完成任务 492
强硬的大使 498

17 | 谋求和解的路 509
一个新的突破口 509
谈判代表团住进钓鱼台 514
终于坐到一起来了 521

后　记 538

1

动荡的阵营

颇多歧义的“秘密报告”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多事之秋，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奇怪地接连发生了，牢固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时也出现了震荡，本来非常亲密的兄弟这时却产生了裂痕。这是一颗苦涩的难以吞噬的“果品”。对于这种“苦果”，人们都不愿品尝，但又不得不去品尝。这一恶果的酿成，若要究问其所以然，恐怕最主要的祸根就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从2月14日开始至25日

结束，共进行了11天。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苏共中央工作总结报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作有关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年至1960年）的报告；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党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代表1400多人，代表720多万党员。有55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向全体代表在内部作了关于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的报告，即“秘密报告”。苏共中央还把这份“秘密报告”的副本分送给各兄弟党。

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反映了赫鲁晓夫的鲁莽。它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使整个世界惊奇哗然，给国际共运带来思想混乱。

“秘密报告”讲道：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在大会许多代表的演说当中以及在过去召开的苏共中央的各次会议上，已经就个人崇拜及其有害后果谈了很多。

斯大林死了以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

长年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对某个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

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对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的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一切事情的根源……

列宁担忧着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他指出有必要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的地位调做其他工作，其理由是斯大林太粗暴，不能对同志们采取适当的态度，他会不讲道理地滥用权力。

1922 年 12 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这样写道："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封信已经散发给第二十次大会的各位代表。在党史上，列宁的这个遗嘱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文献。各位代表大概已经读了这个文件，但是我还是请同志们再读一读，各位可能还记得列宁的纯朴的语言吧！这些话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情——他为党、为人民、为国家、为党的政策、将来的方向而担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往来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务上便是完全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交给了代表们。那时，代表们对是否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职务问题进行讨论，其结果是，代表们希望斯大林能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铭记在心，克服自己使得列宁十分担心的那些缺点。在这种希望下，代表们赞成让斯大林继续担当此职。

各位同志！党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公布给大家两个未发表过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表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遗嘱中业已阐明的斯大林的性格。两个文件当中的一个是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当时担任政治局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另一件是弗·伊·列宁写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下面我就把这两个文件宣读一下：

列夫·波里索维奇：由于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 年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事业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我求助于弗·伊的比较亲密的同志你和格里哥里，并请求保护我，不要让人粗暴地干涉我的私人生活，不受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无谓的纠纷。我是一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了这封信。两个半月以后，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下述信件：

斯大林同志，副本送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的话，但是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

敬礼！

列　宁

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对这些文件无须多加说明，两个文件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据。斯大林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忠实的战友，是党创立以后积极的战士，党对这些是很了解的，并对她给予了高度评价。斯大林甚至对她也采取了这样的举动，由此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斯大林对于其他人又是什么态度。斯大林的这个缺点日益发展，到了晚年已经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列宁刚去世时，斯大林尚能注意列宁的忠告，但后来他就开始无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重大训诫。

当人们分析了斯大林在领导党和国家期间的所作所为，

当人们考虑了斯大林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以后，他就不能不认识到，列宁的担忧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不良性格在列宁在世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滥用其重大的权力，给党以无法估计的毒害。……

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的原则，他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斯大林对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保存有斯大林对待党的许多干部专横态度和手段的资料。现已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监督之下成立了党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在于调查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镇压的经过。

该委员会调查了收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里的资料和文件。调查结果表明：针对共产党捏造了事件，进行了虚伪的告发，公然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秩序，其结果造成了许多无辜的人死亡。调查结果表明：在1937～1938年被打上敌人烙印的许多党、苏维埃以及经济方面的活动家决非敌人，他们也不是间谍、破坏分子，而往往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被横加罪名，而在许多场合他们因不堪野蛮的拷问——根据作为预审法官的捏造者的命令——承认了一切重大的莫须有的罪名，该委员会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的关于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该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是如何遭到大规模镇压的资料。这些资料已由中央委员会加以保存。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共选了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83名被逮捕、枪毙（大部分是在1937～1938年期间）。（*会场发生愤怒骚动*）

第十七次党代会的组织情况如何？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上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当中，80％是革命前或者内战时期入党的。这意味着他们是在 1936 年以前入党的。以出身而言，大会代表大部分是工人（占拥有表决权的代表的 60％）。

由此看来，由以上这些人构成的大会选出来的一个后来证明其中大多数是党的敌人的中央委员会，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 70％被打上党和人民的敌人的烙印。其惟一的原因在于对诚实的党员的名誉进行中伤，捏造对他们的告发材料，完全破坏了革命的法制秩序。

不仅中央委员会成员如此，第十六次党代会的代表大多数也遭到同样命运。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 1966 名代表中有 1108 名，即超过总数的一半被以因反革命而定罪遭到逮捕。正如上面所述，参加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过半数的代表被扣上了反革命帽子，这个事实本身就显示了这是多么荒唐无稽，是多么没有理智。（会场内激愤）

我们肯定会想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乃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而在历史上知名。大会每个代表都是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经在革命前夕的非法时期以及内战前线为了党的利益而艰苦战斗。他们勇敢地和敌人进行搏斗，他们毫无畏怯地面对死亡而斗争。要说这些人竟然会在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右派分子在政治上业已肃清的时候，即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居然会作为叛徒而投入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阵营，这难道能使人们相信吗？

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的高级干部采取了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其后果就是如此。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非常

猛烈，其理由何在？在当时斯大林把自己居于党和人民之上，他既不顾中央委员会也不顾党。第十六次党代会以前的时期，斯大林尚能听取集体的意见，然而，当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集团在政治上遭到完全肃清而在社会主义这一斗争中的胜利而形成的党的统一以后，斯大林甚至对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政治局也越来越不重视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事而只不过要一些统计人员而已。在斯大林眼里，其他一切人都要听他的意见，只能对他歌功颂德。

基洛夫被刺以后，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大规模镇压和残酷行动就开始了。1934 年 12 月 1 日晚，在斯大林授权之下（并由政治局批准，政治局是在 2 天以后加以讨论并批准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叶努基泽签署了下面这项命令：

> 一、对于因策划恐怖行动而起诉的案件，审理机关应急速加以处理。
>
> 二、命令各司法机关不得以考虑到有减免的可能性而阻止属于这一范围的罪犯的死刑的执行，这是因为考虑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可能接受这一上诉书。
>
> 三、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对上述范围的罪犯要在判处以后立即执行。

这次命令构成了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秩序残暴行为的基础。在许多捏造出来的审判事件中，被告们被指控犯了“策划”恐怖行动的罪，这一来，对这一事件作重新考虑的可能就完全被剥夺了。即使被告在法庭上指出他们的口供乃是强加于自己头上的，因而他们否定自己的罪状。即使这

样，情况仍然如此。

时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这还需要极为谨慎地审理。人们有根据怀疑是刺杀基洛夫的尼古拉也夫可能得到警卫工作的某个人的协助，在刺杀发生的一个半月以后，尼古拉也夫因为行动可疑而被逮捕。但很快就被释放，也未对他进行搜查。负责保卫基洛夫的契卡人员在1934年12月2日被带去询问，但途中“死于汽车事故”，而同乘人员却无一伤亡。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怀疑的事件。基洛夫被刺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部的干部被判很轻的刑罚，却在1939年全部被枪毙。这令人想到大概是为了消灭刺杀基洛夫的人证而把他们枪毙的。

1936年以后，大规模镇压行动发展到可怕的程度。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内容如下：

> 我认为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是绝对必要的、紧急必要的。雅哥达完全没有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集团的能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事件中就耽误了四年。所有的党务活动家和大多数内务部成员也一致承认这件事。

严格地讲，必须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仍然没有会见党的活动家，他也没有可能了解他们。

斯大林的这项命令说在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耽误了四年时间。斯大林要求弥补已耽误了的工作，他的这项命令逼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家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处决。

必须指出，在1937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二～三月全会上，这个事件也提出来了，叶若夫作了题为《从日本——德国——托洛茨基分子的走狗进行的有害活动、破坏活动及间谍案件中应当吸取教训》的报告。基于这一报告，全会通过下面这项决议：

>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分析了在调查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总部及其追随者的过程中表明的所有事实，全会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揭露这些极其恶毒的人民的敌人的过程中，至少耽误了四年。

当时的大规模镇压行动是在所谓的“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在实际上，当时的托洛茨基分子对于我党和苏维埃国家是不是真的那样危险呢？1927年，第十五次党代会前夜的选举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获得了约4000张选票，而支持党的方针的人则获得了约72.4万张选票。从第十五次党代会到二～三月全会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托洛茨基分子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改变了原来的见解，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很明显，在社会主义获得如此胜利的情况下，在国内进行大规模恐怖行动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中央全会上就党的活动的缺陷和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叛徒的罪行这个专题作了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阶级斗争是如此地激化。报告以此为借口试图使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的政策在理论上合法化。斯大林把这说成是历史教导他